

〈枕中記〉與〈邯鄲記〉的比較*

盧惠淑**

〈目 錄〉

1. 緒 論
2. 〈枕中記〉與〈邯鄲記〉的時代背景
 - 1) 〈枕中記〉的時代背景
 - 2) 〈邯鄲記〉的時代背景
3. 〈枕中記〉與〈邯鄲記〉的主題思想
4. 〈枕中記〉與〈邯鄲記〉的寫作技巧
5. 結 論

1. 緒 論

〈枕中記〉是唐傳奇作家沈既濟所撰，經過明朝戲曲作家湯顯祖改寫為邯鄲記，千餘言短篇小說，成為四十四齣的戲曲。〈枕中記〉與〈邯鄲記〉都與夢有關。不僅中國為然，外國的文學作品也常與夢有關。夢與中國文學關係密切。國語中所載的虢公的作夢故事可說是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古代小說的傳統－神怪性的故事。中國的夢作品甚多。唐·宋·元·明·清各朝均有，早在晉代干寶所著的搜神記當中就有楊林入夢的故事。中國小說的成熟應算始於唐代，在唐代作品當中，有許多夢類小說，例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三夢記〉，〈異夢錄〉，〈秦夢記〉，〈夢遊錄〉，〈揚州夢〉等。上述作品後來又被收入《太平廣記》中。《太平廣記》是宋代李昉奉命編成的，它收集了很多與夢有關的作品。其次是元曲，元曲是元朝最主要的文學作品，所謂元曲，實含

* 본 논문은 2006학년도 교내 연구비 지원을 받아 이루어졌음.

** 숙명여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兩部，一是散曲，一是雜劇。散曲是元代的新詩，雜劇則為元代的歌劇。他們是同源異體的時代文學。其中雜劇可說是中國真正戲曲之始，是由前代各級舞曲歌詞漸演化而成的。其中有夢類作品甚多。元代雜劇之後是明代傳奇，有湯顯祖的〈邯鄲記〉，〈南柯記〉的夢作品。此外宋、元、明傳奇小說中，也有許多夢作品。夢境和神怪世界又往往相參合，與現實世界對比；代表着人類許多無法實現的寄望，夢想以及挫折感的解脫。

唐代傳奇〈枕中記〉與湯顯祖的〈邯鄲記〉主角在世間皆不得意，追求功名未達，所以在現實世界中有所不滿。做了一場夢，夢中婚姻和功名得到滿足，可是醒來發覺一切都是一場空。現實生活的失意，到了夢裏補償。他們這種受壓抑和挫折的欲望，在夢中才獲得滿足而就夢傳奇作家們的生平來看，作家們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意，所以用虛講夢境的方法來抒發自己心中的積鬱積憤。

2. 時代背景

1) 〈枕中記〉的時代背景

唐代以詩賦取士，造成那些詞人才子熱烈地追求富貴功名的欲望。我們試看王維的歌唱鬱輪袍，李白的上韓荊州書，杜甫的進鵬賦三大禮賦，便知道功名利祿的觀念，是唐代讀書人的人生哲學，李杜輩尚且如此，其他的人也就可知。

沈既濟的官職，是楊炎所薦，楊炎是實行了千餘年的兩稅法的創造者。他在代宗朝為相，頗盛一時，為人所不容，在德宗建中二年被殺，沈既濟也因此坐貶處州司戶參軍。他後來雖又起復入朝作禮部員外郎，然而他這一次所受的虛驚，以及他的恩人楊炎的遭遇，和對自己的連累，總算是一次不平常的經驗了。

楊炎¹⁾作宰相時，曾奏請德宗把賦歸于供國家開支用的左藏庫。而每歲子數中進三

1) 譚正璧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云：“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卒於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五十五歲，美鬚眉，峻風寓，文藻雄麗，豪爽尚氣，父喪廬墓，號慕不

五十萬入皇帝宮廷宴私賞賜之用的大盈庫，以免全國財政都掌在由宦官所經管的大盈庫。薦得批准，中外稱快，但却因此而罪的宦官。²⁾ 楊炎不久得罪并賜死，沈既濟是楊炎所薦舉的，對於楊炎不免懷有知遇之感。

盧生之夢在唐代文化格局中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劉大杰說：“唐代以詩賦取士，造成那些詞人才子熱烈地追求富貴功名的欲望——功名利祿的觀念是唐代讀書人的人生哲學。”³⁾ 盧生之夢正反映唐代科舉取士的政治現象及士族聯婚的社會現象，出身貧寒，缺乏政治背景的盧生希望中進士取功名，或娶妻顯達，夤緣附會以躍身龍門與沈既濟之時代背景，完全相同，因此盧生之夢，實為唐代社會某種階層之共同意識，亦其集體之認同感。⁴⁾

〈枕中記〉可以說是反映當時社會上一般資有產者思想意識中一種向上爬的幻想。⁵⁾

唐代是科舉發達的時代，科舉制度，隋大業中所創，到了唐朝而大備。唐代取士，有常科，有制舉。所謂制舉，乃是“皇帝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皇帝當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凡七十八科，而多至八十有六。”⁶⁾ 制舉的頻度，也隨皇帝之意願而定，或一年數科，或數年一科，第一科始於高宗顯慶三年(658)，盛於開元和貞元，最後一科是文宗太和二年(828)。制舉是科舉中的最高考試，皆試於殿廷，皇帝親臨試場主持，甚或親自策試，故常有進士及第後再應制舉的，藉以提高身分，所以進士為所貴尚。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進士舉，隋大業中所置，彰於唐武德，而申於貞觀，永徽之際。

衆科之日，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

廢聲，河西節度使呂嵩辟掌書記。德宗時，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片言移人主意，作兩稅法，一變組庸調舊制。當時便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後黨元載，坐貶，及得政，睚必仇。果於用私。以劉晏劾載及己，貶晏忠州，誣而殺之。及罷相，為盧杞所構賜死。後蘇復官，謚平厲。著有文集十卷。制集十卷。係蘇弁所編，并行於世。”

2) 見《舊唐書》，卷118 楊炎傳

3)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246頁

4) 見張漢良之，《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

5)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136頁

6)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14

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君臣者，不可勝數。7)

進士試的艱難，百中取一，還要經過吏部的書判之試，才能授官。正是難上加難。雖然，考上了進士，還不一定能通過吏部的書判之試。不能通過，便不能授官食祿。當這些舉子奔走投卷之時，傳奇的作品當然是大量的生產了。而這些進士們，登第後也自可寫一兩篇傳奇以寄筆端。因之，今日所保存下來的傳奇，畢竟是進士輩寫的居多。

沈既濟是進士輩出身。

郭箴一說：

“作者多是元稹·陳鴻·楊巨源·白行簡·段成式·韓偓等顯著的人才，其中自然也有出于假託的。但也是下第不遇秀才輩，藉仙·俠·艷情以吐露其無聊與不平的感慨。所以事既新奇，情復悽婉。文又典麗而富于風韻。真有一唱三歎的妙味。”8)

我們研究傳奇作者的生平，發現彼等多生當肅代·德·順·憲五朝。約當西元750年至850年一百年之間。尤以貞元之際最盛。其時正是古文運動澎湃之時。于是才識之士，莫不想拿古文來一顯手段。所以說：傳奇和古文運動確實是有關聯的。

傳奇中的主角也多是進士輩。傳奇的作者，固然都是進士輩。而傳奇中的主角，也多是此輩人士。

《枕中記》的盧生是“……明年，舉進士，登第”

盧生進士登第，釋褐後即任秘教（從九品上）。應制（應制科，加強出身）轉渭南尉（從八品下）。俄遷監察御史（正八品上）。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還陝牧。除御史中丞（正五品）。河西道節度使。轉吏部侍郎（正四品上）遷戶部尚書（正二品）兼御史大夫（正三品）。貶端州刺史。徵為常侍（左右散騎常侍俱為從三品）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職）。

李建為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繁縣。既罷復集，使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幾縣。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

7) 見《新唐書》，卷44

8)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135頁

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雖不欲也？無淹滯以收常限。無紛竟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⁹⁾ 這是說中人之資，大約三十成名，四十至清列。如盧生釋褐卽爲秘校，接近中樞數年便登台閣。

社會背景通常是造成小說內容的一大因素。

呂翁說：“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

盧生夢中第一件榮適如志之事娶是取清河崔氏之女。

劉餗，《唐語林》載：“吾不才唐貴過人，平生有三限……不娶五姓女……”¹⁰⁾

薛元超當時已是宰相，位極人臣，猶以未能娶五姓女爲終身恨事。可見當時士人是多麼嚮往和五姓之女結婚。所謂五姓，《唐語林》云：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特有族望，耻與諸姓爲婚。”¹¹⁾

雖說七姓，實則五姓七族。又以清河·范陽爲最高。但是數百年來，崔·盧·李·鄭等都是豪梁世家。他們的門閥地位久爲世公認。決非政治力量——就便可倒的。

盧生爲相，被誣與邊將交結，罹者皆死，生獨爲中官所保而減死罪。中官乃是閹宦。唐太宗定制，宦官不得登三品，想是唐初鑑于東漢宦官之禍，有所警惕。

《資治通鑑》載：

“置內侍二員，正三品。胡三省註：唐制宦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至帝（玄宗）始隳其制。楊思勳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

9) 劉餗，《唐語林》，卷2

10) 同註九 卷1

11) 同註九 卷4

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正三品.則職事官矣.”¹²⁾

如此,我們猜測,玄宗時的宦官,楊宗勛時常將兵在外,從事征討,不可能在宮內竊權.高力士常居中侍衛,片言以移主意,偶以為之,確有可能.但《枕中記》所說的“中官保之.”乃是著者鑑于肅宗以後宦官的竊權.決非高力士.因為“高力士善揣時事勢.侯相上下雖親暱.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顯顯大過.”¹³⁾果然有宰相因交結邊將而下獄,他是不會力保的.

《新唐書》卷101云：

“開元十四年,蕭嵩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龍,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番大將諸羅恭祿及曷莽支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奐,河隴大震,帝擇堪任者,從崇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顯子……嵩縱反問;又遣副將杜賓客與吐番大戰祁連山下,大敗之,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兼中書令,不久以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得罪,李林甫素嫉嵩.因言嵩亦嘗以城南別墅贈中人,遂貶貴州刺史.旋拜太子太師云云.”¹⁴⁾

此與《枕中記》之事相同,其言曰：

“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戒狄,恢宏土宇,會吐番悉抹邏及燭·尨·莽布支功陷瓜州,而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殺,河隴震動.帝思將師之任,遂除生御史中承,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思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為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令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制下獄……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歡州.數年,帝知冤,復迫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思旨殊異.”

12) 《資治通鑑》卷217,唐紀玄宗天寶十三載

13) 見《新唐書》卷207,高力士傳

14) 見《新唐書》卷101

其大半情節，可謂即是蕭嵩的經歷。然而，沈既濟所及見之富貴隆達的人，不僅蕭嵩而已，而獨取蕭嵩的經歷作為夢境者，或因其中有些情節與楊炎近似。史稱楊炎得罪的原因之一，是為看家廟，楊炎傳云：

“炎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盧杞怒，益欲中之……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同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¹⁵⁾

至於〈枕中記〉中謂，‘勾結邊將’者，則可謂楊炎失勢之主因。

〈枕中記〉時中唐的作品。中唐以來，宦官專權，黨爭迭起，勾結宦官，相互傾亂，官場險惡，許多文人得官之后，也是朝不保夕。因而許多失意文人對功名富貴或建功立業，都感到空虛幻滅。文人為了消磨時光，相與感嘆開天盛世，閒話里巷傳聞，敘話風流趣事，于是大量的反映士大夫生活情趣的故事應時而起。〈枕中記〉，就是這個時代產生的。

2) 〈邯鄲記〉的時代背景

湯顯祖生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卒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該時期為一複雜之時代，就政治而言，為一衰落混亂之時期；就文學而言：有擬古派，理論主古時今非，非古不足以稱文。另有非古是今之自由主義派，與崇古派互為對峙。就思想上而言；自王陽明以個人良知之心學，推翻朱子之理學後，掀起思想之新潮，從舊道德藩籬解脫而出，向新與奇發展；而固守舊道聽者處於要道，與新者抗衡，成一矛盾局面。

世宗晚年，災亂頻繁。外患內亂屢起，遍及全國；天災頻生，各地飢饉。既疲於御寇賑災，又建宮室以縱其慾，訪方士之術，以求不老。故國庫日虧，其民日困。

15) 見《新唐書》卷145

《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紀云；（以顯祖生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丁丑俺答大舉八寇，功古地口，薊鎮兵潰；戊寅掠通州，駐白河，分掠畿甸州縣。

嘉靖三十四年山東，畿內有災；同年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地大震，河渭溺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盜入廣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頤。七月乙丑朔把都兒犯薊。九月己巳俺答犯朔州，廣武。十二月土蠻犯海州東勝堡，是月閩廣賊犯江西。是年免畿內，山西·山東·湖廣·陝西被災稅量。

四十年閏五月丙辰，賊犯泰和，殺副使往一中，指揮王應鵬。（顯祖之亂後詩作於是年）

四十一年三月己酉，重作萬壽宮成。九月壬午三殿成，改奉天日皇極，華蓋日中極，謹身日建極。十月免南畿，江西被災稅量。十一月乙酉，分遣御史訪求訪士法書：辛丑吉能犯寧夏，副總兵王勳戰死。”¹⁶⁾

神宗之初，張居正爲首輔，雖見治績，然而專擅威福，權傾天下，附者進之，不附者見黜。

《明史》神宗本紀云：

“萬曆四年正月，遼東巡按御史劉臺劾張居正逐大學士高拱，引用張四維，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等，而劉臺被逮下獄，削籍。”¹⁷⁾

《明史》湯顯祖傳云：

“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懋學名，命諸子延致，玄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¹⁸⁾

《明史》神宗本紀云：

16) 見《明史》，卷18

17) 見《明史》，神宗本紀

18) 見《明史》，湯顯祖傳

“萬曆五年九月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奉召起復。十月張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劾居正。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罷出謫戍有差。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吏部尚書張瀚忤居正勒令致仕。”¹⁹⁾

穆宗·神宗之間，張居正當權，他為要使他的兒子中舉，招攬天下的名士，以便造成兒子的名聲，聽到湯顯祖和沈懋學的盛名，叫兒子們延致在門下，湯顯祖辭謝不往。居正弄權，政由己出，左右上志，其子因勢而賜進士，當時學者，附之者得以為仕宦，而論之者即受貶謫。神宗萬曆五年，沈懋學和張居正的次子嗣修同榜中進士，而顯祖到萬曆十一年才考中進士，這時他已經三十四歲了。授官南京太常博士，遷禮部主事。他生性耿介，不肯趨炎附勢，又鯁直進奏，因此仕途不順。萬曆十八年，他四十一歲，因為天象星變，神宗嚴責言官欺蔽，罰停俸一年，他上奏抗言：言官的欺蔽，是由於皇帝任用私人，政權被輔臣所竊，因此直言的人往往被貶，造成阻塞言路，爵祿操縱在執政官的手裏。皇帝看了奏章大怒，貶他到廣東徐聞做典史，不久改調浙江遂昌知縣。他治理遂昌，不講求個人功業，但關心民生疾苦，放囚犯回家過春節，暇時放情嘯歌，萬曆二十七年，因上討彈劾被免職，他就隱居家鄉以作劇自娛，直到老死。

湯顯祖在世的明末學術社會蔓延擬古主義思潮。

自來評論文學者，多侈譽唐·宋，而深薄有明，日明之文學但模擬耳，但學步耳，無新意新境足以觀也。

黃宗義《明文案序》上云：“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圓，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末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圓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圓之家，有明固未嘗有一人也。”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曰：“論詞於明并不逮金·元，遑論兩宋哉。蓋明詞無專門名家，一二才人如楊用修·王元美。湯義仍輩，皆以傳奇為之，宜乎詞之不振也。其患

19) 見《明史》·神宗本紀

在好盡，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去兩宋蘊籍之旨遠矣。”

《四庫提要》論明初詩壇大家高啓曰：“其於詩，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融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為何格……”

作如是言者多矣，綜此諸論而知蔽之所在乃為“未能融鑄變化，自為一家”在“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為何格”是摹倣太甚而無精神在矣。雖黃宗羲歸此咎於當代八股文之盛，而曰：“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然，竊以為科舉八股，盡屬明代文學衰蔽之遠因，其真正癥結所在，乃不知文體代變之實，而徒欲返古也。

關於這一點，吳梅在《四夢傳奇總跋》中，也有極其警闢的指陳，其言曰：

“明之中葉，士大夫好談性理，而多矯飾。科第利祿之見，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棄故假曼倩談諧，東坡笑罵，為色莊中熱者下一針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言情。又曰：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間何處說相思，我輩鍾情似此，蓋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無消滅。否則形骸且虛，何論動業；仙佛皆妄，況在富貴，世之持賣櫝之見者，徒賞其節目之奇，詞藻之麗，而鼠目寸光者，至詞為綺語，詛以泥犁，尤為可笑。”²⁰⁾

吳梅真不愧是湯顯祖的知己，是這四種傳奇最識曲賞音的人。

湯顯祖的時代，君主之昏庸也，政治之黑暗也，內外之擾攘也，思想之轉變也，在在都湯顯祖以深刻刺激，而當時權佞當道，賢者見厄，社會荒亂，民窮財竭，湯顯祖面對現實，劾貪官，憐飢民，匡時之志，油然而興。然人輕言微，不能以悟上意，意至自身難保，終於投劾而歸，家居鬱鬱，善書以終。其處於如此紛擾之時，目睹身受，皆是失望，故其所作詩文，傳奇種種，皆有指託，蓋亦時代之反映也。

《邯鄲記》取材於唐人小說《枕中記》，但所表現的生活內容已與唐人小說有了很大不同。實際上，這個以唐代開元盛世為背景的故事，不啻是晚明的官場現形記。作者借它的故事輪廓，概括了當時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現象，抒發了自己對當時現實的不滿感情。

20) 見 吳梅《四夢傳奇總跋》

在〈邯鄲記〉裏，作者抨擊了當時為統治階級培養權才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到了明代中葉，腐敗已極，朝貴們借此營私舞弊，培植私人勢力，應試的人，只要善于吹捧逢迎，又有錢打動朝貴，那就功名在握；一般士子縱有天大才能，沒有錢財打點當道，功名還是無望，這其中不知屈煞了多少讀書人。

盧生科舉屢次失敗，在夢中經崔氏家財相助，又介紹和貴戚交接，就一舉得中狀元，壓倒了素有才名的裴光庭·蕭嵩等人。〈邯鄲記〉還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勾心斗角，好險欺詐的本質。作者通過對宇文融的刻劃，對一班小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宇文融是當時大官僚的代表人物，作者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官僚那種狡猾，陰毒的性格，使他具有了典型的意義。宇文融不滿盧生，是因為盧生用錢買通朝貴，却沒有打點到他。但盧生是皇帝親點的狀元，他只得壓下了氣憤，去奉承他一番，甚至拿官妓來做人情。不料盧生却沒有體會到他的用意。他因此老羞成怒，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盧生，想置盧生于死地。這正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的慣技。

〈邯鄲記〉集中地揭露了封建社會政治的昏庸腐敗和大小官僚的奸詐陰毒，這是積極的一面，但某些地方存在着消極因素。例如：雖然作者否定封建社會的功名利祿，認為一個人最可憐的地方莫過於陷在功名利祿中而不自醒，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中是十分可貴的。

霜崖吳梅以為〈邯鄲記〉中描述人世險詐之情，是明季官場習氣。足以考證明萬曆年間仕遊之況，勿粗魯讀過。“蓋臨川受陳眉公媒孽下第，借此洩憤，且藉此喚醒江隆（張居正）耳²¹⁾”

在前面曾提到顯祖不願依傍張居正的門戶，致遲誤功名，霜崖指出其間且受到陳眉公從中挑撥，因而下第，心中難免有所積憤。乃“借他人之酒杯，消自己之塊壘。”這是中國古代文人所常有之事，霜崖的推測，自非純屬臆斷。至於明代的政治原甚腐敗，而以萬曆一朝為尤甚，〈邯鄲記〉中所描寫的傾軋情狀，尚不過其小焉者耳。然此種情狀，并不以萬曆一朝如此，前乎萬曆與後乎萬曆者，幾於無代無之，一部官場現形記實可為中國歷史政治的寫照。

21) 見 吳梅，《曲選》

3. 〈枕中記〉與〈邯鄲記〉的主題思想

唐代作家受儒家·道教·佛教的影響，其實，三教的影響，魏晉以下的文人已經如此。唐代小說中，像佛教思想因果輪迴之類，道教神仙思想等，是有分別的，儘管或偏佛偏道，但小說中人間行為的批判，還是以儒家倫理觀念為仲裁，對現實生活作批判，這就是‘功’‘名’二字。唐代小說表現了讀書人對功名的熱切，佛教因果報應，決定考生的考上與否，這還是功名的觀念，因此唐代小說家以受儒家影響為多。至於道教與唐代小說的關係，有人認為唐代道教受到唐朝帝室的重視，因為皇帝姓李，與老子同宗，這種說法不很恰當。這是因為唐代創世，獲得道士的盡力幫忙，就是利用道士流傳下來的圖說，說‘李氣當興’—姓李的當為‘真命天子’。隋末爭亂，李密·李世民等李姓相爭，極為激烈，就因為這種圖說傳說。李唐天下，能夠利用圖說迷信，壓服人心，像叫客傳擦，就是與唐的創業有關，推廣人間‘真命天子’的觀念可見道教思想與唐代小說的關係也極重要。²²⁾

〈枕中記〉的立意，雖與〈南柯太守傳〉差不多，但它卻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作者思想不同。沈既濟崇道，李公佐則崇佛，這在作品中有很明顯的表現。²³⁾

道家黃老之術戰果時代已盛行。而當其發生之初，到家思想並不純粹，其所採者雜而混。

司馬談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黑之善，攝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²⁴⁾

22) 王夢鷗，〈唐人小說〉，《中國古典文學小說研究專集》12卷

23) 吳志達，《唐人傳奇》，80頁

24) 見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70

道家對生命無死，全生，不死不生之說，以及老子觀夏，反本復初；莊子達生欲超然塵世，棄世無累，無為無欲懷素抱樸之思想，隨是超越生命之見解，然至漢代，老莊已漸涉神仙家言，²⁵⁾到魏晉之世，道教創立，道家之說更與道教神仙煉丹之說相混。而二者棄世無累無為無欲之思想影響後代極深，每滲入文學領域之中，〈枕中記〉便是其中一例。

由〈枕中記〉起首之文：“道士呂翁得神仙術”，知〈枕中記〉當有道教思想在；再據〈枕中記〉文末之對話：“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此又與道家無為無欲，懷素抱樸的思想極為接近。

在佛道思想盛行的唐代，一些不得志的士人，或歷經仕途滄桑的人，也容易產生看破紅塵的思想。沈既濟就是宦海浮沈的過來人，所以在他創作的〈枕中記〉傳記中，便有勸世人不要熱衷於功名富貴的意思。作品中的呂翁，便是作者根據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關係，加以概括，虛構而塑造出來的道士典型。

〈邯鄲記〉比〈南柯記〉要有力得多。可是它所根據的〈枕中記〉卻比〈南柯太守傳〉的故事短，而且較小趣味。主角虛生是個富有野心，不滿現實的人，在夢中大得其意，同時也大蒙其恥辱。〈枕中記〉故事裡說，當道士呂翁問虛生為什麼到不滿意，虛生答道，“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當志於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動呷歛，非因而何？”呂翁放了一個魔枕在他頭下，要他小睡一會。他醒時即已嘗盡了一個大臣可能經歷到的各種甘與苦，再也沒有興致奮鬪了。小說裡的呂翁在〈邯鄲記〉直稱呂洞賓，他收了虛生作徒弟而且度他到蓬萊仙島。〈邯鄲記〉，湯顯祖改寫的中心題旨，道家的出世思想。

明末的混亂社會背景，促促湯顯祖辭去管職，歸隱臨川，專心致力於劇本的寫作。湯顯祖所懷儒家思想中求功名的夢，卻在現實中的粉碎，因此他隱入臨川，沒碎心於佛道思想，忘卻世俗之情，終於到達超脫一切的至情境界。終觀中國宗教的背景，若在太平盛世，人們便專心於儒家思想，尋找仕之途；一旦逢上亂世，斷絕俗世人情，主

25) 呂凱，《魏晉玄學析評》

張出世的道家思想便出現了。

4. 〈枕中記〉與〈邯鄲記〉的寫作技巧

〈枕中記〉與〈邯鄲記〉以夢來架構，情節也是相似。夢是幾千年來人類所共有的心理經驗，不論是在古代，在現代；抑或在西方，在東方，都有相當多的夢流傳下來。

〈枕中記〉的主角盧生從繁華的夢中景象走出，驀然見其身方優於邸舍。

〈枕中記〉云：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優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日：‘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撫然良久，謝曰：‘父籠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室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這一段的說教意味相當濃厚，幸而作者能藉對話的戲劇手法，與對客觀景象的寫實（主人蒸黍未熟）技巧，稀釋了說教作用，加深了說服力。²⁶⁾

盧生夢中經歷數十載，不過現實世界‘蒸黍未熟’的短促時間。就在這一剎那，主角頓悟出人生的道理。這故事沒有一個操縱全局，主宰主角命運的外在力量（與呂翁），完全是主角自己的人格の完形。

至於‘蒸黍未熟’則明顯反映道家文學的時間觀念。在不同的世界中有不同的時間意義，這是道家文學的常見主題。〈枕中記〉的夢境雖有數十年間的短促，而同時也象徵人生的短促。蒸黍是一種由生而熟的過程，正可用來象徵生命生至死的短促。²⁷⁾

由於人間夢境的無根包含的能力，無形中延伸了現實人生的長度，也豐富了現實人生的內容，有了夢，人似乎多活了好幾次，人生也顯得更多采多姿。更有趣的是，夢與現實的分別，有時是相對的，有時候夢比現實更為真實，而現實比夢更為虛幻。

26) 張漢良，《楊林故事系列的元型結構》

27) 黃景進，《枕中記的結構分析》，《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卷四

〈枕中記〉中，夢與現實的真假屬性，有時候可以顛倒過來看。在常人的觀念中，夢境是虛幻不實的，現實才是真的，表面上，〈枕中記〉的故事似也建立在這種常識之上，但稍一留意就會發現，故事中的現實世界所寫呂翁開悟虛生的過程，實是充滿神怪意味。故事中的夢中世界卻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現實，這夢中世界反而是真正的現實世界。

〈邯鄲記〉以夢來架構，是顯而易見的，這一夢，由第四齣‘入夢’，虛生進入呂仙的磁枕內，到第二十九齣‘生寐’，這一段情節都是在夢中進行。幾乎全戲就是一部夢的經歷過程：夢醒後，虛生得以悟到，劇情也就結束了。夢，是劇作加構的工具，也含「人生若夢」的寓意，為一語雙關的。虛幻的夢境中，嵌入種種真實，究竟夢是幻？是真？抑或現實是真？是幻？答案是懸疑的，需要高度的哲學精神。現實和夢境交觸的運用，使吾人對真實的現象得以更深入的思考，這是臨川於〈邯鄲記〉中側面提出的一個人生問題，晚年的臨川，思想層面以更玄虛於形上的精神追求。

混淆現實和夢境的運用方法，在許多顯示預兆和神驗的夢中，亦採取這種觀點。

《莊子》，齊物論云：

“昔者莊週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栩栩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週與蝴蝶，則心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這個混淆莊周和蝴蝶的夢，顯現一種‘自適其志’的和諧的美感。以蝴蝶逍遙於陽光·空氣·花朵·亭園之中，象徵人生如蝴蝶般活躍於意志自由的世界。

夢的特質之一便是超越時空，過去宛如現在，夢境又鮮存於現實，因此夢的意象與秩序不懂穿越時空，亦無視一切因果關係。在〈枕中記〉與〈邯鄲記〉夢的世界中時空與秩序是被完全推翻的。

5. 結論

夢中的情節在自醒的現實生活中仍然繼續。我們的夢往往與現實中出現過的諸表象相連，如果謹慎地觀察所作的夢，往往能找到與過去有關的蛛絲馬跡。講成夢的內容材料全為經由某種親身體驗所產生，他們再生於夢中形成記憶。因此佛洛伊德無論任何形式的夢，其材料均取自現實及現實中所展開的生活。夢中無論創造了多麼奇妙的故事仍是無法與現實世界違背的。

沈既濟、李公佐及湯顯祖的生平比較來看，沈既濟代宗大歷年間因吏部侍郎楊炎之薦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揚炎于德宗時任宰相，未幾得罪並賜死，沈既濟也被貶為處州可戶參軍。對此經驗，使他無法釋懷，更影響到他的寫作。

在他們作品的夢中把社會的病態，人情的冷暖，官場的黑暗都反映出來了。只是湯顯祖的作品比〈枕中記〉更添加了政治性諷刺。夢，其實祇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當某一時代的社會環境不容許作家直訴現實，且從具體的生活內容去表現些什麼的時候，聰明的作家們就會選擇旁通的道路，託諸夢寐，透過虛實的夢境，宛轉地完成對於現實生活的揭露。

兩個作品除了表現人生若夢的主題外，作者們又更證明了佛家的空幻和道家的虛無思想。人生若夢主題是要超越人生無常的。這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悲劇意識。

《參考文獻》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 三聯書店 1958
- 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啓業書局，1978
- 劉大杰，《中國小說發展史》，華正書局，1980
- 劉開榮，《當代小說研究》，香港 商務印刷館，1976
- 祝秀俠，《當代傳奇研究》，中華文化出版社，1957

- 王夢鷗, 《唐人小說研究》,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1
吳持達, 《唐人傳奇》,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1
劉 瑛, 《當代傳奇研究》, 正中書局, 1982
吳 梅, 《中國戲曲概論》, 學海出版社
王國維, 《宋元戲曲史》, 藝文印書館
青木正兒著, 王吉玆譯, 《中國近代戲曲史》, 商務印書館
張 庚, 《中國戲曲通史》, 丹青
孟 瑤, 《中國戲曲史》, 傳奇文學史印行
青木正兒著, 江俠庵譯, 《南北戲曲原流考》, 臺灣: 商務印書館

〈국문제요〉

당대 전기 중에 대표적인 夢 小説은 〈枕中記〉와 〈南柯太守記〉이다. 그리고 명대 희곡 중에 湯顯祖의 四夢傳奇는 夢을 구성으로 씌여진 희곡이다. 그 중에서 〈邯鄲記〉는 〈枕中記〉의 영향을 받고 〈南柯記〉는 〈南柯太守傳〉의 영향을 받았다. 특히 이 작품들 중에 〈枕中記〉와 〈邯鄲記〉를 시대적 배경과 主題思想과 寫作技巧를 중심으로 비교 고찰하였다. 〈枕中記〉의 작자 沈既濟와 〈南柯記〉의 작자 湯顯祖는 현실 속에서 뜻을 이루지 못하고 불운한 인생을 살았다. 이것은 작자의 시대배경과도 깊은 관계가 있다. 그래서 그들은 현실에서의 불만족을 夢이라는 구성을 통하여 소설과 희곡으로 표현하였으며, 主題思想에서는 儒家의 立身功名の 꿈과 佛家의 空幻思想, 그리고 道家의 허무사상 등이 나타나 있다. 寫作技巧역시 ‘人生若夢’의 주제를 잘 나타내는 夢境의 운영방법을 택하여 인생의 깨달음을 표현하였다.

關鍵詞 : 〈枕中記〉, 〈邯鄲記〉, 湯顯祖